

写实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象墓

杨卫华 / 著

自古相传的象墓财富，神秘难解的『中野四号』
辗转间，红颜弹指老，梦初醒，往事成烟云

写实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象墓

杨卫华一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象墓/杨卫华著. —北京: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4. 3

(写实派小说作家方阵丛书)

ISBN 978-7-5047-5110-2

I. ①象…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9276 号

策划编辑 李慧智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编辑 张彩霞

责任校对 饶莉莉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52227568 (发行部) 010-52227588 转 307 (总编室)

010-68589540 (读者服务部) 010-52227588 转 305 (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047-5110-2/I·0128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25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 录

{ Contents }

楔 子	1
第1章 初显身手	3
第2章 以身为饵	14
第3章 孤胆涉险	27
第4章 命犯桃花	41
第5章 天使伊人	54
第6章 于家老宅	65
第7章 千头万绪	78
第8章 冒险游戏	87
第9章 棋逢敌手	100
第10章 身陷虎穴	112
第11章 龙争虎斗	124
第12章 倾情一吻	137
第13章 再遭算计	149
第14章 地下密室	161
第15章 绿野苍龙	173
第16章 生死时速	183
第17章 一夜销魂	195
第18章 各怀鬼胎	204
第19章 跟踪老象	216
第20章 争夺象墓	228
第21章 前尘往事	238
第22章 弹指红颜	248



楔子

灯光如梦幻迷离，音乐似碧波荡漾。

每天晚上的这个时候，“夜来香”咖啡屋总是门庭若市。包厢已经爆满，就连大厅里也是座无虚席。

客人们或浅笑低语，或把盏对饮……气氛浪漫典雅，又不失温馨祥和。

这时，一位扎着马尾辫的清瘦男士快步走入大厅，向大厅里环视一圈后，亮开嗓门说：“先生们，女士们，我是星河影视集团正在摄制的电视连续剧《烈焰红唇》的导演助理张聪，有件事想请在座的各位贵宾帮忙。”

众人抬起头，纷纷用略带诧异的目光望向他。

“我们《烈焰红唇》剧组依据剧情发展，需要增拍一场枪杀场景，地点就选在这里，刚才已经和这里的老板沟通过了，得到老板的首肯，同时想请在座的各位贵宾客串一回群众演员……”

张聪再次快速环视一圈，见众人没表现出太多异议，咧嘴露出一个很职业化的笑容，继续说：“我们的演员已经布置在你们中间，枪击发生时发出惨叫声，当然还会摔倒在地上。你们只要装出很害怕的样子，躲到桌子底下就行了，不等导演喊OK，请不要站起身来。”

说着，他从腰包中取出一沓百元大钞，在每人的桌上放下一张，“这是大家的演出费，而且你们今晚喝的咖啡全部由剧组买单。谢谢你们配合，辛苦了！”

这下可把大家给乐坏了，有人大声欢呼起来。

临窗边的座位上有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站起身来想走，但见对面的两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小伙子兴致颇高，就又重新坐下，笑笑说：“你们年轻人很喜欢这样的好事吧？”

长得白净文气点的年轻人笑着直点头，说：“教授，我们就当是玩游戏吧。”

另一位皮肤黝黑、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对白脸青年说：“景初，既然教授不喜欢，我们还是走吧。”

中年男子笑笑说：“没事的，震阳，就像景初说的，就当是玩游戏吧。”

这时，张聪已经派发完劳务费，退到门边，指着屋外说：“我们的摄制组人员已经准备就绪，请大家进入状态。”



众人透过咖啡屋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果然看到门外的大街上停着一辆商务车，车门前站着几位戴太阳帽、大框墨镜的人，看样子是剧组中的工作人员。

张聪刚说完，就有位扛着摄像机的男青年走进来，选了个位置站好，然后向张聪做了个“OK”手势。张聪冲男青年点了下头，转身离开。

门口人影一闪，一位戴墨镜的瘦高男子幽灵般闪入大厅，掏出手枪来“砰、砰”连开两枪，大厅上立刻响起一声惨叫，然后“哗啦”一声，桌翻人倒。

众人一看，中枪的人就是那位被称作“教授”的中年男子。他仰天翻倒在地上，一手捂住胸口，指缝间血流如注；另一手指着墨镜杀手叫道：“你……你……”满脸震惊，脸上的表情因痛苦而扭曲变形，嘴角流下一串长长的血水。

坐在他对面的两位年轻人惊恐万分地站起身来，叫“景初”的青年大叫：“教授，教授，怎么会这样？不好，杀人啦！”

震阳也跟着大叫：“杀人啦，杀人啦！”

众人“呼啦”一下，全躲到桌子底下，心中暗暗佩服，这三位演员的表演真是到位，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

教授胸部连中两枪，血水很快就淌到身下，顺着地板流淌开来。

景初和震阳争着上前扶起教授。景初腾出一手帮教授捂住伤口。震阳则放声大叫：“快来人啊！杀人了，是真的杀人了，快报警，抓凶手啊！”

教授不住抽搐，用尽全力说：“景初、震阳，‘中野四号’其实……其实……”连咳几声，口中鲜血喷涌。

景初着急地问：“教授，其实什么呀？”

教授失血过多，意识渐渐模糊，用尽最后的力气说了句：“帮我……照顾好小纯……”就一头垂了下去。

景初和震阳放声大哭。

众人蹲在桌子底下，还在等张聪喊“OK”。

教授的鲜血流到一位男顾客的身边，他意外地发现这血是热的，还有血腥味，顿时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血！是真血！”

众人将信将疑，纷纷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

教授早已气绝身亡。

张聪、摄像青年、“墨镜杀手”和停在街上的那辆商务车早已不知去向……



第1章 初显身手

树上的知了像死了爹娘一样，声嘶力竭地叫得人心烦。

罗依农从肯德基店里出来，迈开大步向几百米外的健身俱乐部走去，热浪立刻如潮水般涌上来将他包围。

中午的太阳在头顶毒辣辣地喷射着怒火，仿佛恨不得把世间万物熔为一炉。大街上热浪汹涌，走在人行道树下的阴影中，依然被烤得大汗淋漓。

阳光透过林间缝隙，把大大小小的光斑，落在他麦麸色的脸上，并随着他的步伐快速地向后流动，就像是一群发光鱼轻快地游过。

耐克鞋、七分牛仔中裤、白色V字领莱卡棉高弹力修身短袖T恤，衬托着罗依农高大英挺、健壮的身躯，显得休闲而又活力四射。

他手中拎着个方便袋，袋里装着肯德基“全家桶”，这是上午和田甜打牌时，输给她的彩头。一想到那个争强好胜的丫头，嘴角忍不住闪过一个无奈而又舒心的笑容。

走到离健身俱乐部不远的小胡同口时，猛然听到小胡同里传来女子的尖叫声。

罗依农一怔，本能地停下脚步，刚转过头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小胡同里猛地蹿出一辆红色摩托车，车上骑着两位戴大框墨镜的男青年。

也不知是因为摩托车的车速太快，还是驾车人过于慌张，摩托车摇摇晃晃，把持不住似的，竟然对准罗依农直冲过去。

就在摩托车将要撞上罗依农身体的一刹那，他大吼一声，一拳猛击而出，“嘭”的一声，打在摩托车的车头上，硬生生地将摩托车打得方向一偏，斜冲出去。

他这临危一拳，势若奔雷，驾驶摩托车的男青年再也把不住方向，连车带人直撞向竖在街道边的水泥电线杆。

罗依农见势不妙，“哎哟”一声，甩手扔掉“全家桶”，闪电般冲上前，张开双臂，将骑在车上的两位墨镜男拦腰抱住，双臂一用力，将两人硬生生抱离车身。

“砰”的一声响，摩托车迎头撞在水泥电线杆上，车头前大灯顿时被撞得粉碎，车子重重倒在地上。

罗依农放下那两名墨镜男，没好气地说：“好险！开这么快，撞到人怎



么办……”

还没说完，胡同中的女声又响了起来：“快抓住他们！抢包贼！”

罗依农一愣，见其中一名墨镜男的手中果然拿着个女包，大喝：“你们是抢包贼？”

那两名墨镜男还没从刚才的惊险场面中回过神来，闻言一惊，互看一眼，突然双双发出一声低吼，冲罗依农挥拳就打。

罗依农疾身一闪，反手抓住拿包那人的手臂，冷笑着说：“和我动武，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快把包给我！”手腕一用力，被抓住手臂的墨镜男顿时痛得怪声大叫。

另一位墨镜男见此情形，知道遇到了“狠人”，目中凶光一闪，从腰间抽出一把弹簧钢匕，挥手直刺向罗依农小腹。

罗依农年少时随他爸爸在泰国做生意，跟当地的一位泰拳名家练习拳术，略有小成，几年前才回国。两年前因为一部《拳霸》的泰国电影，使泰拳风靡一时。各地的健身俱乐部、拳馆顺应潮流，增加了泰拳教习一项，他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H市，在本市的健身俱乐部中出任泰拳教练。

泰拳是一种实战性很强且威力巨大的徒手搏击术，素以“拳拳到肉，脚脚穿心”的凌厉攻势而名动武坛。不过，罗依农可不想伤人，见钢匕刺到身前，他身体向后急闪，飞脚把墨镜男手中的钢匕给踢得飞了出去。

这时，胡同里奔出一位少女，大叫：“把包还给我！你们这两个强盗！”

被罗依农抓住手臂的墨镜男急于脱身，大骂：“王八蛋，你找死！”另一手拎起抢来的女包，对准罗依农的脑门狠狠地砸了过去。

罗依农本能地挥拳一挡，“哗啦”一声，女包突然爆裂，镜子、唇膏等包内物品飞溅一地。

少女见状，惊叫起来：“哎哟，我的包！”

罗依农没想到会失手打破她的包，不由得一愣，那名墨镜男趁机挣脱他的手掌，和同伙拔腿就跑，连撞坏的摩托车也不要了。

“哪里逃！”罗依农想追上去，不料那少女抢身挡在他身前，大声说：“你弄坏了我的包，就这么想跑了吗？”

罗依农连忙停下身，说：“不好意思，我……”骤然看清眼前的少女明眸巧鼻，玉齿粉唇，美得不可方物，心头像被人猛地挠了一下似的，竟然再也说不出话来。

那少女见罗依农瞪着双眼，满脸尴尬地看着自己，像被吓傻了一般，不由得呵呵一笑，说：“我不这么说，你是不会停下身来的。这两个坏蛋穷凶极恶，你一个人追上去会有危险，包坏了没事，反正包内的东西还在，就算



了吧。”

她眉目如画，巧笑嫣然，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鼻梁两侧的皮肤微微皱起，那模样三分俏皮，七分可爱；说话的声音更是纯净、柔美得像山里的清泉。

罗依农感觉天地间吹来一缕清风，水银泻地般涌入他心湖，激起涟漪无数。

“我……我会把包赔你的。”

少女嫣然一笑，说：“没事的，我小叔会给我买新的，是你帮了我的忙，哪能让你赔呢？”说着，蹲下身去捡散落在地上的物品。

罗依农愣愣地看着她，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少女抬头见他一副傻相，微笑着说：“你刚才的表现真是神勇，让我……咦，怎么不见了？”她神情骤然一变。

罗依农心头一颤，见少女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吓人，忙问：“是什么不见了？”

少女听而不闻，自顾自地说：“原来那两个坏蛋不是普通的飞车党，他们是专门来抢我U盘的，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罗依农着急地问：“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见了？”

少女斟酌了一下，说：“是一个U盘，里面储存的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竟然连用了两个“非常”，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罗依农见她满面焦急，连忙帮着四处寻找，就连马路边的缝隙也没放过，可还是没有找到。

少女脸色惨白，说：“应该是被那两个坏蛋拿走了。”

罗依农问：“那两个坏蛋是什么人？我去找他们要回来！”

少女默默地摇摇头说：“不用了，我也不清楚他们的底细。唉，你斗不过他们的，谁都斗不过他们。”她把刚刚捡起的東西又全都丢弃在地上，对罗依农说了声：“谢谢你。”然后，失魂落魄地转身离去。

看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罗依农的心中难过到极点，从少女的神情可以看出，她丢失的东西非常重要，可是她却不想让罗依农帮忙寻找，是因为不想他涉险。

罗依农心事重重地从地上拿起“全家桶”，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向健身俱乐部走去。

才走进健身俱乐部的大门，田甜就冲了过来，一把抢过“全家桶”，大声嚷着：“死猪头，小气鬼，才输了份‘肯德基’，又不是输了架波音747，就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像害得你倾了家荡了产似的，去趟肯德基也要大半

天。”说完便拿出鸡翅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田甜今年二十一岁，是俱乐部中最年轻，也是最漂亮的健身操教练。她长发盘头，身着黑色紧身T恤、七分裤、体操鞋，这身装扮将她曼妙身姿包裹得更加玲珑有致。

她抱着全家桶吃了一會兒，见罗依农闷不吭声，双眉紧锁，脸色不悦，心中有点奇怪，问：“怎么啦？怎么突然变得傻乎乎的？不会这么娇嫩，才出去这么一会儿就中暑了吧？”

罗依农还在想着那位少女的事，眼前翻来覆去都是她满脸惨绝的神情。心不在焉地说：“没什么，我……我在想件事。”

田甜秀眉一挺，玲珑小鼻微微一皱，嘟着嘴说：“出去买了份肯德基回来，就学会装深沉了。你可不要告诉我，刚刚发生了一场马路艳遇。”

罗依农回过神来，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感叹，你真的有未卜先知的神奇功能……”

“真有艳遇？”田甜跳了起来，很夸张地大叫，“那人是谁……哎哟，猪头，你买的到底是‘全家桶’，还是‘垃圾桶’啊？”说着，从“全家桶”中拿出一块手指大小的东西，仔细一看，竟然是个U盘。

罗依农惊得目瞪口呆，从田甜手中拿过U盘顿时就傻了。

料想是少女的皮包破裂时，包中的物品飞溅出来，这个U盘刚巧掉到了“全家桶”里，怪不得当时怎么也找不到。

田甜笑着说：“让我尝尝这炸U盘的味道……”

罗依农却已拔腿向门外狂奔而去。

“哦，你干什么呀？算了吧，不要去找他们理论啦！”她以为罗依农要去肯德基店讨说法。

罗依农一口气跑到刚才遇到少女的地方，才想起她早已离开，他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更加不知道她的联络方式。

午后骄阳似火，大街上热浪蒸腾。罗依农站在街头一直傻傻地等到天黑，也不见少女再出现，看看时间不早，快到他晚间教拳的时间了，才不得不回到俱乐部。

田甜见到他像见到外星人一样，吃惊了好一会儿才蹦出一句话：“你去遨游太空啊？人都被晒成黑猩猩了。”

罗依农心情不爽，懒得和她斗嘴，闷声不响地去了拳房。教完两个小时的课程，洗完澡，吃过夜宵后，回到家已经十点多钟。他心事重重地躺到床上，眼前再次浮现出那少女无助的眼神，仿佛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绝望。

他好几次告诉自己，他和她不过如飘萍一聚，随风而散，何必念念不



忘。可是，她的U盘还在他的手上，虽然轻巧却一样可以压得他心情沉重。这个U盘对她又十分重要……不知道U盘中有没有她的信息？

一想至此，罗依农跳下床，把U盘插入笔记本电脑，点开可移动盘后，盘内只有一个叫“中野四号”的文件夹。当他想再打开这个文件夹时，显示屏上跳出一个提示框：请输入密码。这个文件夹加了密，必须有密码方能打开。

罗依农的好奇心上来了，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中野四号”的字样，竟然搜索到上百条信息。逐条点开后发现，这些信息都是同一个ID叫“中野先生”的人所发，而其中的内容，大致相同，却让人匪夷所思。内容是：自古相传，野生亚洲象临死前，都能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会主动跑到它们的墓地迎接死亡。可以想象的是，象墓之中象牙堆积如山，那会是一笔如何巨大的财富？千百年来，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深入丛林探秘，却始终未能找到传说中的象墓。直到十多年前，H市也就是本市，有位姓于的研究野生生物的教授，在西南南滚河林区对亚洲象进行科研考察时，无意中破译亚洲象的生理密码，成功发现一处象墓，称为“中野四号”，从而使长期困扰生物界的大象墓地，终于浮出水面。于教授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和“中野四号”象墓的地理坐标图绘制成绝密文档……

罗依农心头猛地一跳：少女U盘中的“中野四号”文档，难道就是于教授当年留下来的绝密资料？

他继续往下看：于教授虽然发现了“中野四号”象墓，但他恪守职业道德，立刻封闭消息，但还是被人泄露，引起黑道帮会的注意，在多次以重金相诱，遭到于教授严词拒绝后，黑帮雇用杀手将其暗杀。但黑帮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中野四号”却因于教授的身亡而绝传。

直到十年后，中野先生解读出于教授当年破译出的亚洲象生理密码，计算出“中野四号”象墓的地理坐标。但他不敢独掠其美，愿与有志于研究野生象的志同道合者分享。有意者可以将自身的真实资料和相片，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给他，他将择优选择五六人，择时组成探险队，一同前往西南探密。

罗依农哑然失笑，网上这样的信息实在是太多，漏洞百出，不值得相信。

刚想关闭浏览器，显示器角上突然跳出一则图片新闻，说今天下午，本市环城高架桥上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一辆快速行驶的桑塔纳轿车突然失控，冲下落差十多米高的高架桥，车中两名乘客全都遇难。造成事故的原因到底是意外还是人为？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由于两名死者身上均找不到有效证件，目前还无法确认这两人的身份。因此，警方希望得到市民的协助。这



时，画面上出现了两名死者的面部图片。

当罗依农看清这两人的长相时，无比震惊地从座椅上跳了起来。这两名死者竟然就是中午时，和他打过一架的那个抢包贼！

世上的事怎么会这么巧？

罗依农的心莫名地紧张起来。

这两人的死会不会和他们抢包有关？

他们抢劫那位少女，到底是有意出击，还是无意中碰上？

如果是专门盯上她的，那会不会和她包中的U盘有关？……

太多的疑问纠缠在他的头脑中，乱得像一团麻。虽然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让人急于找到答案，但最最让他关心的，莫过于少女的U盘中，为什么会有“中野四号”绝密文档？

此后的几天，罗依农有事没事，就在大街上转悠，希望能再次遇到那位少女。

可天大地大，人海茫茫，两个互相不知姓名的陌生人，再想随缘而遇，简直比发生日全食的概率还低。

如此过了十天左右。

这天下午，罗依农教完一节课，正坐在练武场边休息。

田甜满脸怒气地冲进来，大声说：“猪头，有位看上去很有钱也很漂亮的女生，指名道姓要进你的班做插班生，经理让我问你一下，要不要答应？”问完后双眼一瞪，咬牙切齿地怒视着他，那样子仿佛恨不得扑上去咬上几口似的。

罗依农一愣，想了一下，说：“谁啊？我所认识的女生中，除了你还算漂亮外，好像没有其他人了。”

田甜一听这话，顿时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嘴角一扬，说：“算你坦诚，那我就不和你计较，我马上让经理回绝了她！”

话音刚落，门口响起一个清纯的声音：“罗教练，您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罗依农如遭电击，浑身一震，蓦然回首，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身影，已经悄然站在他面前。他无比惊喜地说：“怎么是你？……”一激动竟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来者就是上回丢失U盘的那位少女。

少女淡淡一笑，很浅很浅，却极具感染力，让人有春风拂面的感觉。说：“我的名字叫于筱洁，上次见罗教练独斗歹徒，神勇无敌，所以想拜您为师，学些防身之术。您能让我做插班生吗？”那天她失魂落魄地走时，并没有问罗依农的姓名，却记得他胸前挂的工作卡上写的健身俱乐部名称，找



上门来一问，自然很快就找到了他。

罗依农连连点头，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田甜见罗依农一副神魂颠倒的样子，恨得直咬牙，不冷不热地说：“点头点得这么用力，小心别把脖子折断了。”

于筱洁抿嘴一笑，上前拉着田甜的手说：“你是罗教练的女朋友吧？你们郎才女貌真是般配。不知我能不能和你交个朋友？”

罗依农连忙叫了起来：“不是的，我和田甜只是……只是……”

田甜对罗依农有意思，那是俱乐部中尽人皆知的事。可罗依农一直装聋作哑，不是他不喜欢她，而是平日里两人吵吵闹闹，感觉更像哥们。

罗依农怕说得太直白，会伤田甜的心；不说清楚，又怕于筱洁误会，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

田甜横了他一眼，说：“他身边美女如云，我算什么……”眼圈一红，转身就走。

于筱洁尴尬地笑笑，说：“我好像很不受欢迎。”

罗依农连忙说：“不，不是的，田甜是在和我闹别扭。”然后想到什么似的，跑去休息室，从自己的包中拿出U盘，递给于筱洁，说：“真是不好意思，U盘掉在我买的‘全家桶’中，难怪当时找不到。后来一直联络不到你，只好替你保管着。”

于筱洁满脸惊喜，叫道：“今天我来对了！还好，没丢，谢谢您！”她拿过U盘放在鼻间闻了一下，打趣着说：“还能闻到肯德基的香味呢。”

罗依农哈哈一笑，说：“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你的困惑。要不我请你吃肯德基吧，算是向你道歉。”

于筱洁想了一下，说：“不如等您下班后，我们去听风茶楼吧，我喜欢清静一点的地方，我有话要和您说。”

罗依农受宠若惊，当然是满口答应。

听风茶楼位于城东竹溪湖畔，这里环境幽静，风景雅致。茶楼临湖而建，半幢建筑凌架于湖面之上，飞檐翘角，古色古香。踏着厚实的木楼板，坐在仿红木靠背椅上，品着香茗。朦胧灯光下，听着脚下水波打在木柱上的拍击声，心也仿佛随着碧波荡漾。

两人订了临窗的座位。于筱洁点了茉莉花茶，罗依农要了壶普洱茶，又要了两份松子菊花软糕。

夜幕四起，天未全黑，湖面上泛着点点淡青色的水光。湖对岸是成片起伏的竹林，在暮色中更显得如墨般浓烈；天边的最后一抹残阳，无力地拖着长长的光影，渐渐消失在城市与苍穹的连接处。

暑气稍退，清风徐来。贴着水面吹来的晚风中，夹杂着竹子的清香。

于筱洁浅呷一口香茶，目光灼灼地看向罗依农，微笑着说：“您心中是不是有很多疑惑？不妨先听我说，若还有不明之处，等一下再问出来。”

罗依农见她双颊飞红，笑靥如花，但笑意仅浮于眼帘，眼底隐忧若隐若现。联想到“中野四号”一事，心想眼前这纤纤弱女子，表面上看和同龄人一样，脸上更多表现出来的是青涩与清纯，只是不知她内心隐藏着多少秘密，又担负着怎样的困扰。罗依农淡淡一笑，说：“我们也许还算不上老朋友，但毕竟不是头一回见面，你用得着这么客气，用‘您’相称吗？”

于筱洁终于笑出声来，说：“那我直呼你名字依农吧。依农你真是豪爽，是筱洁不对，刻意保持着生分，又如何能做到坦诚？”

罗依农笑笑说：“筱洁，我绝没有觊觎你内心秘密的想法，更何况我们毕竟相交未深。”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我信得过你。筱洁自幼家破人亡，人事巨变，积重难解，累累往事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个信得过的朋友，来听听我的唠叨。”说话间，她的眼角眉梢似有沧桑浮现。

罗依农心中一动，继而泛起微微的感动，和她只能算作初识，她竟然就这么相信自己。再往深处一想，心中不免疑窦丛生。想她花样年华，人见人爱的娇俏模样，难道身边还会少了可以交心的朋友？

于筱洁把目光投向窗外湖面，轻声说：“这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我爸一生从事野生生物的研究，特别是野生亚洲象。”

罗依农一惊，恍然大悟又略带意外地问：“你爸就是那位发现了‘中野四号’象墓的于教授？”

“原来你也知道这事，近来网上传得沸沸扬扬，关注此事的人越来越多。”她眼底的隐忧更加明显，无奈地苦笑一下，“当年，我爸就是因为发现‘中野四号’象墓而惨遭杀害，凶手至今逍遥法外。那个U盘中存放着我爸留下的‘中野四号’绝密文档，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一直坚信，只要能打开这个文档，就能找到我爸被害的真相。”

“那你打开了没有？”

“没有。”

于筱洁的爸爸于商道早年离异，当年突然遇害，临终前只来得及把女儿托付给自己的学生陈景初和施震阳，别的都没有来得及交代，包括打开这个“中野四号”绝密文档的密码。这十年来于筱洁就一直住在陈景初家里。

罗依农说：“既然你用了十年的时间，都无法找回密码，我想这世上就再也没人能打得开这个文档了。”



于筱洁摇头说：“不是的。我也是最近才找到这个文档的。”

“那你此前一直都不知道你爸留下这么一个东西吗？”

于筱洁默默地点了下头，说：“近来，有位自称中野先生的人，扬言解读出我爸当年破解的野生象生理密码，打算组成探险队，前往云南探密。事实上我一直怀疑我爸当年留下了极其重要的东西，但我一直没能找到。最近终于在我家书房的书柜隔层中，找到了一个电脑磁盘，里面存放着‘中野四号’文档，但我也不知道密码，根本就无法打开。就把绝密文档拷入U盘，那天本是想请计算机高手帮着解开密码，不料竟然被人盯上了，差点被抢，幸好你帮了大忙。”

罗依农沉思片刻，问：“这十年来你很少回家，或从没试着想找过你爸留下的什么东西吗？”

“我差不多一个月回家两次，会整理一下物品，同时请家政公司的人搞搞卫生。这十年来，我几乎把家里能搬动的东西都移动过了，为的就是希望能找到什么线索。”

“你以前从没发现过那个磁盘，可是最近却发现了，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书柜隔层的存在？”

于筱洁突然抬头怔怔地看着他，眼中露出悚然一惊的神色。

那天她回家后，像往常一样亲手擦拭她爸爸书房书柜上的灰尘，意外地发现书柜内壁的角缝里露出一角纸片，虽然很不起眼，却足够被她发现。试着用手在内壁上轻轻一按，然后就发现一个隔层，以及存放在里面的一个电脑磁盘，和一份民政局盖过章的她爸妈的离婚协议书。这个书柜她擦拭过无数次，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这露出的纸片呢？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磁盘是有人故意放在那里，又故意让我发现的？”于筱洁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是谁，谁要这么干？”

在此之前，罗依农的生活和她从没有过交集。所以她后面这个问题只能问她自己。

罗依农问：“如果真的是有人故意把磁盘放在那里让你发现，那么可以肯定，那人一定密切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这些年来，你的身边没发现任何可疑之人吗？”

于筱洁默默地想了一下，摇头说：“没发现。当年我爸遇害时，是和他的两名得意弟子陈景初和施震阳在一起，临终前他把我托付给他俩照顾。谁知在事发约一年半后，施震阳突然失踪，不久后在云南南滚河野生象出没的林区，有人发现他的身影，据说和国际象牙走私团伙纠缠在一起。警方怀疑他和我爸的遇害有关，随后展开调查，并在网上通缉。可是我对此事一直持

怀疑态度，包括我小叔。”

“你小叔？”

“是我爸的另一名学生，他叫陈景初。我一直称呼他和施震阳为小叔。施小叔失踪后，我就一直住在陈家。”

罗依农只觉得陈景初这名字听着耳熟，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到过。“你拿到中野四号的磁盘后，没和你小叔商量吗？”

于筱洁说：“我小叔是四方集团总裁，他工作很忙。”

“哦。原来是他！”罗依农平时不太关注商场上的人和事，但再怎么闭目塞听，四方集团的大名总还是听说过的。那是本市的一家知名企业，尤其在国际贸易方面做得风生水起，隔三差五媒体上就要提一下，特别在慈善、社交、助学等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只是这位陈景初总裁，只闻其人，不见其面，从来不在各大媒体上亲自露面。

“其实我小叔从没放弃过对当年血案的追查，这些年来以各种方式探究真相。但他是绝不允许我插手这事的，说那起血案可能牵涉到黑帮团伙，怕我涉险，当初他还因此帮我改了名字。可一想到我爸冤死十年，至今真相未明，我就顾不得小叔的好意相劝了。”

说到陈景初时，于筱洁眼中有异样的眼波流过，甚至在这一刹那，脸上闪过幸福小女人的陶醉样。

罗依农的心中没来由地一堵，但马上自嘲地一笑，她年少时孤身一人，在陈景初家生活了十年，对他的依赖可想而知。自己和她今日初识，又有什么理由可计较呢？“筱洁，我有种预感……”手机突然响了。

罗依农取出手机一看，是在《古都晨报》当记者的好友章义打来的。“胖胖，怎么啦？”胖胖是章义的绰号。

“你小子色胆包天啊，不清楚对方的底细也敢泡，你们已经被人家盯上了还不知道吧？”章义用略带戏谑的口吻说着。

“什么？”罗依农一愣，“什么盯上了？”

章义说：“你翻过点心盘底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兄弟我已经提醒过你了，惹出桃色麻烦，你自己扛着哈。”说完就挂了。

于筱洁见罗依农接通电话后，飞快地看了自己一眼，马上知道这个电话和自己有关。等他挂了电话，便很小心地问：“我给你添麻烦了吗？”

罗依农笑笑说：“没事，是朋友在和我开玩笑。”终于还是耐不住好奇心，翻过点心盘子一看，盘子底下果然贴着一枚纽扣大小的银灰色窃听器，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于筱洁也是满脸震惊，问：“这是怎么回事？”



罗依农也不说话，甩手把盘子狠狠扔出窗外。

盘子在湖面上砸起一朵小小的水花，很快就沉了下去。罗依农强压住心头的怒气，说：“筱洁，我们一直在某些人的监视之下……”

“哗啦！”窗外的湖面上突然蹿起两朵水花，两个黑色人影从水底掠起，幽灵般蹿上窗户。其中一人手一扬，一道白光飞旋着劈向罗依农的脑门。另一人大喝声：“于小姐，我家老板有些话要当面和你探讨！”纵身直扑向于筱洁。

罗依农有点意外，但他从小在特殊环境中长大，早已练就了处乱不惊，沉着应变。他把头微微一侧，那道白光贴着他的耳根划过，重重砸在地板上，碎成无数片，正是他刚才扔入湖中的那个点心盘子。

罗依农稳住身形，低喝声中，双拳直击，分打两名偷袭者。

那两名偷袭者本来是商量好了分工合作，一人缠住罗依农，另一人乘机劫走于筱洁，原以为不用费太大力气，却没料到罗依农身手如此了得。只见他拳似奔雷，虎虎生威，铁拳尚未及体，拳风袭面，竟然有火辣辣的疼痛感。二人知道遭遇劲敌，这才意识到应该先摆平罗依农。

可惜罗依农根本就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砰！”欲对于筱洁不利的那位偷袭者被罗依农的左拳打中，疾身连闪，左肩头像被大铁锤击中，肩胛骨发出清脆的碎裂声响，强大的冲击力使得他无法稳住身形，倒飞出窗口，跌入湖中。

另一名偷袭者见同伴遭受重创，顿时胆战心寒，抽身想溜。

罗依农大喝声：“还想走吗？”一把抓住对方胸口的衣服，用力高举过头顶想往地板上狠狠一摔。

不料，那名偷袭者身上穿着鲨鱼皮连体泳衣，头戴蛙镜，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滑不溜秋，根本就无处着力。

罗依农一个没抓稳，才举到半空中，就被对方挣脱出手，怒喝声中，挥手打出一拳，正中那人臀部。

那人惨叫着重重摔在地板上，不过又以无与伦比的速度爬起身来，见罗依农纵身扑了上来，来不及夺路而逃，身体一弓，在茶桌腿上狠踹一脚，像个特大号的弹丸一样，猛地撞向茶楼临湖一面的镂空雕花木壁，破裂声中，穿壁而过，冲入湖中，遁水而逃。

这一刹那的巨变，立刻惊动了整座茶楼。不管是喝茶的，还是茶楼的服务生，纷纷跑过来打探情况。

茶楼经理看着满地狼藉，受损的杯盘和茶楼的木质墙体，惊得眼珠子差点从眼眶中掉下来。